

05 没有高血压的民族

美丽的涅槃

25



○(日)家森幸男 著

健康长寿的饮食秘诀

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坦桑尼亚的汉德尼。

汉德尼胖子很少,罹患高血压的人口比例只有9%,相当低。我深入了解他们的饮食习惯,得知其主食为混合小麦与玉米粉做成的“乌卡里”。

此外,当地居民经常食用原产于中南美洲的木薯以及名为“基德尼比滋”、形状像肾脏的芸豆。这两种食物都含有可预防高血压的重要营养成分。

在汉德尼实施健康检查期间,有两名年轻人一直好奇地注意我们工作。这两个人是短暂离开故乡、四处云游进行“武者修行”的马塞族人。

我们本来没有为马塞族人进行健康检查的计划,之所以有如此机缘,只能说是偶然。马塞族人大多居住在乞力马扎罗山麓,在非洲大草原过着游牧生活。

这个民族有个习俗,男性到了一定年龄,必须两人一组离开村落一两年,到各地闯荡。这两名拿着长矛、几乎每天都来我们这里窥探的年轻人,显然也是这种身份。

年轻人一再露出不可思议但又很想了解的眼神,我跟他们打招呼:“要不要进来看看?我可以帮你们量血压。”两人便接受了体检。用自动血压计一量,都在正常值内,可见两人健康状况非常好。

他们似乎对于知道自己身体健康很高兴,几天后又上门,提议说:“家森医师,您是否能到我的家乡为村民检查身体?”我当即答应了。

为马塞族人进行健康检查,最令我惊讶的是血压。即使是五十几岁的居民,几乎都血压正常。我一时不敢相信,甚至怀疑从日本带来的血压计是不是出了故障。

这令人惊讶的检查结果让我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,为了得到更详细的资料,我主动提议帮村民验血,但马塞族人相信“血代表灵魂”,说什么也不肯挽起袖子,我费尽口舌才说服他们。

从验血结果发现,不只是血压,他们的胆固醇值也很低。这代表他们不会有动脉硬化化的问题。但为什么所有村民都如此健康?为得到答案,1989年,我再度造访马塞族村,实施更为正规的调查。

我对此行充满期待,相信会得到非常不错研究成果,不料天有不测风云,我刚到坦桑尼亚就遭遇挫折。

事情是这样的:在我们隔一天就要进入村落的时候,上次为我们做现场口译的翻译却突然说:“很抱歉,这次没办法帮你们翻译。”原因是上次健康检查所采集的血液样本被带回日本,马塞族人因此“怒不可遏”。他担心,这次造访当地,可能会遭到报复。

确实,此次前来,还是为了探寻马塞族人健康长寿的原因,可能还要抽血。但若临时喊停,到目前为止为研究计划所投入的1000万日元经费就会打水漂。

面对强壮的马塞族人,为了以防万一,调查团成员都投保了7500万的高额保险,才起程飞往非洲那片一望无际的游牧地。

非洲传统村落的村长都拥有极大的权力。为了说服对方,我很有诚意地携带大量资料,包括之前在全世界37个地区调查完成的血压资料,还有24小时尿液检测所取得的食盐摄入量资料,与村长展开了“高峰对话”。

一开口,我丢出准备好的那句话:“马塞族是全世界最棒的!”

我紧张地看着村长,突然对方粲然一笑,说道:“原来健康检查这么有用。好,我请全体村民帮你们吧。”

照村长的意思,我得帮他们村的所有人,不论男女老少都做检查。这虽然超出研究目的,但我仍然答应了。就连幼儿都用压迫带包住大腿,顺利取得了血压数据。对于初次体检的马塞族人来说,似乎是非常高兴。

玉墨的话让绝大多数女人都认了命,温顺地静默下来。

“你们不必顶替女学生。”法比对玉墨说。

玉墨愣了。法比说:“谁都不去,让她们全藏到地下室,也许日本人搜不出来。”

“这风险我们冒不起,日本人已经知道女学生藏在教堂里。”

“快去地下室!”法比说,“只要我活着,谁也别想拉你们做垫背!”

“没有人拉我们,我们是自愿的。”玉墨说。

“我去跟少佐说一声,请求他再给我们10分钟。”英格曼说。

“20分钟吧。装扮学生,20分钟是起码的。”玉墨说。

英格曼神甫眼睛一亮,赵玉墨的想法比他更聪明。

“你们能扮得像吗?”英格曼问。

红菱道:“放心吧,神甫。”

玉墨说:“法比,请把学生服拿来,要快!”

英格曼的恳求得到了少佐的批准。20分钟后,厨房的门开了,一群穿黑色水手裙、戴黑礼帽的年轻姑娘走出来,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“女学生”。赵玉墨个子最高,因此走在队伍最后。

英格曼神甫走上前,给每个女人画十字祈求幸运。轮到赵玉墨了,她娇羞地一笑,屈了一下膝,惟妙惟肖的一个女学生。

神甫轻声说:“你们来这里,本来是避难的。”

“多谢神甫当时收留了我们,不然我们这样的女人,现在不知道被祸害成什么样了。”

法比拉开沉重的门,一辆卡车停在烧死的树边,卡车尾部站着两个日本兵。等到第一个“女学生”走近卡车,他们一人伸一只手,架住她的胳膊,帮她登上梯子。

英格曼神甫目送一个个“女学生”登上卡车尾部的梯子,消失在卡车篷布后面。他有点儿后悔没问一声她们的名字,他只记得一个名字,就是赵玉墨。

晚餐是烧糊了的土豆汤。女学生们一勺一勺地喝着土豆汤,谁也没有发感慨:啊,那些女人救了她们。也没人说:不晓得她们能活下来不?还需要一些时间,她们才能彻底看清这天晚上这群被她们看成“下九流”的女人。

夜里零点,法比从外面回来,身

○严歌苓 著

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后跟着一个高大的西洋女士,学生们轻声称呼她“魏特琳女士”。这个女士带来了一个理发师给女孩们剃头。两个小时,一群小女生成了一群小男生。魏特琳女士是乘一辆救护车来的,凌晨离去时,救护车里运载了一车穿着条纹病号服的少年病号。

我姨妈和同学们扮成得了传染病的男孩,在金陵医学院的病号房藏了两天,又被偷偷地送到乡下,再乘船到芜湖,而后转船去了汉口。法比一路护送,身份是监护“医生”。

后来,在那13个被秦淮河女人顶替下来的女孩中,唯有我姨妈孟书娟一直和法比通信。

在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上,书娟认为她见到的那个面目全非、背影如旧的女子就是赵玉墨。孟书娟给当时在美国的法比写了封信,告诉他赵玉墨还活着。法比的外祖母给法比留下了一点儿房产,法比去美国是为了变卖它。我姨妈在信里告诉法比,赵玉墨否认自己是赵玉墨。法比回信说,也许赵玉墨只能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去。

我姨妈对赵玉墨的追寻锲而不舍。在我29岁那年,她完成了对13个秦淮河女人下落的调查。

赵玉墨是13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,也是她证实了那次日本中高层军官如何作践了她和另外12个“女学生”。其中,有两个人试图反抗,当场被杀害;其余11个女人被发配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,两三年内相继死去。

赵玉墨在做了4年慰安妇后逃了出来,至于她为什么要整容,我姨妈一直找不到答案。(完)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Advertisement for Luoyang Net (洛阳网) car channel, featuring a yellow car and the text: '买车看车,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信息真实,最具参考价值'.